



思念是...

2008-12-21 記者 梁素茵 文



你好嗎？

距離那一天已經好幾年了。
你現在過得怎麼樣？

沒什麼，
只是想告訴你，
我依然很想你。

親愛的爺爺，
你好嗎？

兩歲進幼稚園以前，我被帶回大陸給爺爺奶奶照顧，不過那些年發生的事，我也只能從兒時的照片摸索，完全不記得了。奶奶和姑姑曾說過，那時我跟爺爺感情很好。每天穿著裙子，午飯後總愛提著籃子獨自走到村口去玩沙，時間差不多，爺爺就會走到家門口把我叫回來一起午睡。雖然我對那時候所發生的事沒印象，但爺爺在床上一拍一拍地哄我睡覺的感覺，還有他床上那瓶白瓶蓋的銀色瓶蓋，到今天仍然印在我的腦海裡。

回到澳門後，每年只有寒暑假會回鄉，但因為表親們都在大陸，回鄉下可以有更多人作伴遊戲，所以我和妹妹通常一待就是整個假期。以前回鄉經過大陸海關的時候，爸爸總會去免稅商店買香煙給爺爺。當我們坐客運顛簸地回到開平時，爺爺總是已經站在家門口等著我們。

我是家裡的長孫，爺爺非常疼愛我，我也非常喜歡他，每次吃飯我總是「搶著」坐在他旁邊，就算他座位旁是小茶几我也照坐不誤，那是我小時候的小小幸福。

回到鄉下生活，爺爺總是掏錢叫我們去買零食或一些小玩具。長大後腦海中常常會浮現一個旋轉木馬造型的削鉛筆機，隱約記得是有一次、也是唯一一次爺爺主動帶我們去飲茶時，在路上的文具店他買給我的。那個削鉛筆機曾幾何時是我的寶物，但卻在不知不覺中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不過，雖然心裡很喜歡爺爺，但事實上回到鄉下生活，除了吃飯時，卻很少跟爺爺膩在一起。小孩子總是喜歡玩，回到鄉下的我大多是跟著表兄弟到處玩耍，極少跟爺爺互動。爺爺除了吃飯跟午睡以外，總是一個人坐在祖屋的木椅上，多是看電視，有時會看一下報紙。而我只有在玩瘋了口渴時進去喝水、或是進屋裡牽腳單車的時候才會跟爺爺打照面，更多的時候是我們要看卡通，把爺爺的小電視霸佔掉。通常他會陪著我們看，偶爾也會跑到外面抽一下水煙，爺爺總是默默的、靜靜的一個人。

小時候跟同學聊起祖父母，一些同學說他沒外公或沒爺爺的時候，總是心裡暗暗慶幸他們都健在。有一次從鄉下剛渡過完快樂的假期回澳，在房間跟妹妹聊天，不知道為什麼聊到爺爺奶奶會死，八、九歲的我們竟然大哭起來，似乎已經隱約明白「死亡」代表「失去」。

人越大越不會表達愛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面對家人也會保持客套、保持距離。

雖然仍是每年回去兩次，但停留的日子越來越短，而爺爺卻還是一個人靜靜的，直到有一天，爸爸告訴我們爺爺中風了。家裡只派爸爸回去探望，回來後他跟我們說，爺爺不認得人了，我心情有點低落，但還未意識到是什麼一回事。

日子沒過多久，鄉下又傳來消息，說失智的爺爺吃飯時被魚刺哽到，雖然搶救回來了，但精神變得很差。這次因為剛好是週末假期，所以便跟著爸爸回鄉到醫院看望爺爺。這時，我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，爺爺已經完全不認得我了，病榻上的他呆滯的眼神，面無表情，嘴巴和鼻孔在搶救時弄傷了，塗了深深的藍藥水.....。看著這樣的爺爺，心很痛，我哽咽地喊了聲「爺爺」，卻完全沒有反應，淚水終究還是忍不住落下來。怎麼會這樣呢？

回去後，爺爺的病情很反覆。高三下學期某一天，爸爸突然回家整理行李，說爺爺病發，可能不行了。這是繼外公以後第二次聽到這樣的話，我馬上慌了，但卻無能為力，只能留在這邊等消息。

到晚上就接到爺爺「bye bye了」的消息，媽媽馬上打點回鄉的行李，過海關、上大陸、坐客運，一切是那樣的匆忙。我邊哭邊完成所有手續，還記得，人丁稀少的客運在漆夜的國道上飛馳著，突然看到遠方的山頭燃著山火，心裡變得更加不踏實。

為什麼不等等我呢？只差一個禮拜就是我的十八歲生日。過了十八歲我就是大人，我就可以好好孝敬你了，為什麼不等等我？

進到屋子裡，奶奶馬上叫我瞻仰爺爺遺容。他看起來真的像睡著了一樣，仿佛一切都是假的。之後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廣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享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我們馬上被推到旁邊的草蓆守夜，叔叔孀孀、還有姑姑們，有時真哭，有時假哭。但我不管她們，一直哭，有力氣就哭出來，沒力氣就默默流淚，一個人在那邊胡思亂想。她們也有過來安慰我，但我的眼淚就是停不了，後來累了就靠著牆睡，醒了又繼續哭。但我不敢往爺爺那邊看，因為我還不能接受這個事實。

到天亮，法事開始，我們被叫到外面跪著哭，還要點頭拜拜，但因為我哭了一直晚，頭有點昏，結果下階梯時滑了一下，旁邊同村的婆婆媽媽馬上一人一邊攙著我往前走。

道士說點頭越多積越多福，所以我不停的、很快的一直點頭，希望爺爺能早登極樂，心裡還一直跟他講對不起。對不起沒有多陪陪他、對不起沒有盡過孝、對不起現在才知錯.....很多很多個對不起。

直到爺爺的棺木出來，我被安排走在最前拿「龍杖」引領爺爺去火葬，過程中不能回頭，說否則他就會留戀人世。我萬二分不願意卻不得不從，只能在心裡暗暗跟爺爺說：「我不能回頭看你，你要小心慢慢走」。雖然已經哭得沒有力氣，但我仍然死命抓著「龍杖」，因為這是我能替爺爺盡的最後一點心意。可惜旁邊原以為好心的婆婆媽媽，卻在我旁邊跟奶奶為幫忙後該拿多少錢而討價還價。

一切似乎都在火葬後結束，
但結束的，只有生命，
而不是人的心。

雖然有時候回去看到空盪盪的房間會覺得失落，
但美好的回憶卻會留在心裡。

所以，爺爺，
請你告訴我，

在天國的你幸福嗎？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